



□安平

亘古草原，长风如歌，万物灵动，四季皆是舞蹈的盛典——雪花飞舞，云朵舒卷，百花摇曳如美人柔姿，河水抖动似绸缎飘摇，天空之上，苍鹰振翅翱翔，碧波之间，天鹅翩跹起落，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草原看久了，我以为，草原上最美最动人的舞蹈，一是马群的自由之舞，二是芦苇的身不由己之舞。

芦苇于风

马群在起伏的大地上出现了。阳光万道，梳理马背蓬松的曲线，风也不甘寂寞，奋力地搅动阳光，于是，骏马的鬃毛和长尾张扬成鞭网，肆意地拂动风景，阳光乱了阵脚，变成了纷纷扬扬的粉尘，晕染了耸动的画面。长啸击鼓，马蹄擂鼓，大地铿锵，马群的姿态一次次陡变，细节历历逼近——马儿鬃毛直立，四蹄披荆斩棘，踢开冰雪的白被，马鬃和马尾蘸着金墨，开始了一场激情的写意，天地因此远退成为背景，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扼制这一往无前的驰骋。

马群为何而舞？毫无疑问，它们并不是在人类上演诗画。马儿其实是最温顺的动物，由于基因记忆中对食肉猛兽的恐惧根深蒂固，所以马儿的生命一直在为了奔跑进化，人类以为的舞蹈其实是马群集体的惊悚时态。不过，即使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马儿到底还拥有奔跑的自由，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马群之舞，张扬了马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自由。

与之相反的是，草原上的芦苇之舞却是不自由的舞蹈，是植物处于根与风的博弈中呈现的挣脱时态。风要把生命连根拔走，根死死地拥抱着土地，于是芦苇的舞蹈永不停歇。

呼伦贝尔是草原和森林的交错地域，有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自古以来水草丰美，到处都是沼泽湿地，有水的地方就有芦苇生长。如果说樟子松、落叶松和白桦构成了兴安岭上的森林，那么，连天接地的芦苇丛可谓草原上的森林。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岂不知，天地无须言，一千种生命有一千种语言，一万种生命有一万种语言，时时刻刻在诉说着天地的神谕，践行着天地的夙愿。例如芦苇，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

生长在中国高纬度地段的呼伦贝尔，芦苇只能利用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和时间赛跑。从五月末到八月底，她们飞快地发芽，飞快地拔节，飞快地孕穗，飞快地开花结实，飞快地在根下蕴积越冬茎块，然后听凭风运送生命的希望，把种子交给不可知的远方。当一个短促的生命季结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再看芦苇，简直有点惊诧如惊喜，那些镀了金似的芦苇，高高地占据了地平线，就像太阳女神不肯离去的裙袂在悬移着。芦苇鳞次栉比，集体直指苍天，互相支撑着，看上去棵棵纤细，合起来众志成城。虽然它们茎秆亮面已经空空如也，再没有可以滋养生命的汁液，但保持着原初的婀娜和力度，临风于旷野一方。

突然雷声滚滚，风雪交加，大有天崩地裂之势，芦苇姐妹在风暴的手中，尽由摇撼摧残，身不由己地踉跄着身姿，一遍遍起伏，一次次挣扎，那种坚韧，就像勇士的义无反顾，永不言败。当风暴过去，它们头上无数脱去了种子的花穗，并没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竟能够像铃兰花一样，千树万树地盛放着、摇曳着，它们洁净的身姿洗尽铅华，一尘不染，像纯银一样澄明剔透。这时候涌在我心中的不是“北风卷地白草折”的凄凄然，而是“力斡春回竟是谁”的赞叹。我不由想起生活中那些底蕴在身的银发母亲，她们从容自若，并没有因为完成了传承生命的任务而香消玉殒，一生的经验已经化作不可磨灭的优雅和智慧，兀自美丽着，毫不惧怕万物失色的冬季。而眼前的芦苇，这禾本科多年生的大草，已然把无限的生机埋伏在地下发达的匍匐根里，此时，只不过是围绕着节令轻轻地走了一圈，正值回头再来。

芦苇是一种多么好的植物不必细说，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可入药，可饲畜，可治理水土，可美化环境，可净化空气，可制作生活器具，可参与建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芦苇施恩于中国人业已七千年，当然也深深地走入了中国人的情怀。

写芦苇的诗文，我们忘不

絮语怀

□李晓

有一首儿歌，从童年的天幕里遥遥传来：“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这首儿歌，它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劳动最光荣》。

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我所在的小学校，镶嵌在大山的皱褶里，远远望去，就是大山里打下的一个补丁。

小学时，有一堂课如浮雕般深刻，就是劳动课。“同学们，下一堂课，是劳动课！”身着灰白卡其布的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一行字：“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做一个从小热爱劳动的好学生！”同学们雀跃着，他们就是山乡林子里的一群小鸟。

劳动，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就是最日常的生活。大地上的劳动之人，有着山石一样的身子骨，清冽的山泉水在身体里奔突，雄鸡的啼鸣唤醒山里的日子，劳动的艰辛、喜悦与命运一直不离不弃。

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是去收割后的麦田里捡未收拾干净的麦穗，有时也到山坡上拾肥，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刮下来做有机肥，那些狗粪、鸟粪也捡到竹篮里，这些肥料被我们送到一些农户家中，农民伯伯拍着我们的肩，眉开眼笑地收下。在大地起伏如浪的庄稼生长中，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劳动的快乐发自心底。

给学校操场拔草，也是我们的劳动课。学校的所谓操场，就是一个土坝子，操场上的蓬勃杂草，以野性的姿态生长，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其中，自有一番风景。我们这一群山里的孩子，在劳动课里，带上小锄头、铁锹去操场上拔草。操场上的草，大多是狗尾草、牛筋草、车前草，那些狗尾草成熟后结籽，一串一串地在风中摇摇晃晃地摆动，这也是孩子们眼里的一道风景。平时杂草长得好时能有半人高，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一

小小少年爱劳动

夕朝月花

次我躲在草丛里还大声喊叫出一个同学的名字，那个同学在期中考试时的成绩超过我几分，我那一声喊叫里，有情绪的释放，也有赶超他的雄心。劳动课里，同学们很快把操场上的草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个个小脑袋上都汗淋淋的，望着显得空荡的操场，喜悦之中还掺杂着一点失落。

拔草结束后，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合，由他起声领唱《劳动最光荣》《山里的孩子心爱山》《闪闪的红星》这些当年经典的歌曲。歌声回荡在大山里，让小小的心田，充满了劳动的幸福。

八年前的夏天，我们一群小学同学，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在他82岁生日那天，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而今那里的学校早已拆除，学生都到镇上的小学读书了，旧址上是村民们的自建房。老师反复用脚丈量，寻找着当年的操场位置，他似乎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然后他再次领着大家合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山里的泉水香喷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小学同学，看见白发苍苍的班主任老师，早已泪如雨下。

那天，班主任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上了一堂劳动课，那堂劳动课，是帮村民张大爷家收割稻子。脾气倔强的张大爷，当年小学劳动课时我们给他家积过肥，而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片扇形的稻田，还在坚持种水稻、种麦子、种蚕豆。30多年后，我们在稻田里相遇了。一粒稻，天光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它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沉香。一群当年同学，从稚童启程，经历了世事沧桑。中午，一群收割稻子的人，累得腰酸腿疼，我们抬头相望，晶莹汗水中，重拾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那天，我们在山里清澈奔流的溪水中，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

小小少年，岁月远去，但那些少年时代的课余劳动场景，在怀想中又风尘仆仆归来了。劳动，照亮着成长的岁月，劳动，照亮着一生的时光。

扎达盖河

□石俊峰

扎达盖河是呼和浩特市的一条主要河流，它的河水时而浩瀚，时而涓涓，它带着大青山上的宁静与灵气，秀丽与清新，经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流淌而下。

扎达盖河，蒙古语意为“宽阔的河流”。这条古老的河流在郦道元《水经注》中称“白道中溪水”，其源头蜈蚣坝当时称白道岭。扎达盖河也称西河、西河沿。曾经的扎达盖河水流量充沛，下游河槽坝堰截流尚可带动水磨，玉泉区西水磨村由此得名。其即使在枯水期也有涓涓细流，孩子们在河里逮鱼捞水，妇女们在河边浣洗衣物，颇有水乡韵味。但是一到雨季，常有山洪倾覆，一时间浊浪滔天，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桥梁倾覆，墙倒屋塌，所以人们称其为“害河”。又因上游牛桥（庆凯桥）颇负盛名，人们又称其为“牛桥河”。

勾连古今的扎达盖河全长约15公里，发源于蜈蚣坝口与红山口，在城区汇入公主府沟渠和地下溢出的水源，由东北向西南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和玉泉区注入小黑河。一路从河口相传的神话故事里走来，掀开历史扉页，久负盛誉。曾几何时，却被多灾的岁月卷走，逼入眼帘的竟是污满面、河干涸，可醉意神话、心仪古韵的青城人，见惯了日月盈昃，相信扎达盖河终将长龙吐翠换新颜。

扎达盖河的神话故事流传已久。相传在阴山蟠龙山东面的“官山”上住着大黑龙、小黑龙兄弟俩，西面的“黑山”上住着小白龙。大黑龙和小黑龙好逸恶劳，为害一方，经年累月，把“官山”折腾的树木凋零、荒草丛生，一个人间仙境般的“官山”变成了苍凉的“灰腾梁”。而“黑山”在小白龙的辛勤治理下却是松柏参天、苍翠环绕、鸟语花香，成了造福生灵的一方福地。大黑龙和小黑龙垂涎已久，便合力强行霸占，小白龙奋起反击，双方激战三天三夜，从山上打到天上，但终因势单力薄，渐渐难以抵挡。危急关头，小白龙化作一绺青烟直奔蟠龙洞，向老苍龙借来龙泉宝剑，奋力一跃刺

入山文水



日出

许双福 摄

情感的家园

(组诗)

□宇滴滴

与你相遇

以水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难舍的缘
在时间的表情中
那条潺潺流淌的溪水
虚构了全部邂逅的过程

以火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不断的情
在岁月的轮回中
那场温文尔雅的舞蹈
点燃了黑夜疲惫的脚步

以土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怀念的痛
在命运的坎坷中
那串闪烁土地的灵感
勾勒了故乡永远的思念

以歌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灼热的爱
在旅途中
那缕抑扬顿挫的音符
诠释了季节美丽的风铃

曾经的故事

曾经阅读的诗篇
沉淀了许久的往事
等待的飞翔
错过了启航的时辰
在温柔的倩情中
所有的日子一贫如洗

曾经吟唱的歌谣
沉淀了许久的音符
盼望的归期
错过了搁浅的神话
在生命的灰烬中
所有的对峙苍白无力

曾经聆听的故事
沉淀了许久的情怀
哲人的语言
错过了血液的滋养
在跳动的脉搏中
所有的流淌晶莹剔透

情感的家园

是谁踽踽的身影
淹没在夕阳的余晖中
让挂在树梢的鸟鸣
在时间的穿梭中变得悦耳

是谁干裂的手指
为我系上最后一枚纽扣
让跋涉的旅途
常怀一颗对远方感恩的心

是谁晶莹的泪花
化着挥手道别中的风景
让脆弱的心灵
在寻找被琴弦拨动的港湾

是母亲独自的倚门守望
让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是母亲辛勤的耕耘
让日子洋溢着幸福的涟漪

是母亲的质朴和慈爱
滋润了隐约而来的水声
让细碎的光阴
成为一路漂泊回归的灯盏

是母亲无私的奉献
葱茏了村庄亘古不变的梦
让情感的家园
成为捧读中最深沉的篇章

一生的仰望

伫立于六月的原野
是谁把一种守望放飞
让思念的文字
变得越发忐忑不安

日渐熟稔的庄稼
丰满了拔节的枝头
让如水的爱
洗涤游子孤独的期待

沿着音乐的脚步
是怎样的一种旋律
让生命的呼唤
成为一生专注的仰望

沐浴圣洁的月光
有一种回家的冲动
让星星的呢喃
惊醒六月如歌的行板

星诗空